東塘集

九

東塘集卷十七　　宋　袁說友　撰

賀丘崈西樞書啓

[illegible]詔天子[illegible]之選皆將[illegible]良大司馬九伐之權畀

英傑[illegible]於當世則爭號一出是

[illegible]春諸公[illegible]大意[illegible]心既同宜位貌班聯之盆

峻陟老成惟象級同爵當國家治平之秋暨疆土全盛

文淵閣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書

神之折衝彼衛綰石建之輩何能起中葉之衰而鄭絪德輿之徒烏足掃淮西之僭故當大有為之主必得不世出之臣威名氣焰之所加外敵强藩之自服非此無與計事者而吾何愛千户哉葢自古人主以待非常之才豈務惜美官以拂具瞻之意係國休戚為時重輕惟今此除滿衆所顒仰惟某官以身許國而有直方以大之操以道致君而無卓絶行難之慮為儒者病於泥古則大言無當而不通負才者急於稱功則小有所成而

復失孰若內通世務而儒以効著外應物變而才與氣
全昨聞季子之來歸上歎嚴君之見晚疊疊傾河之議
決千載之事於片言惓惓貫日之忠信九重之知於一
見游歷中外顯揚勲庸破拘攣之見而斥虛文植遠大
之模而略近效潛制敵國用綏邊庭負夫之所深忌而
鎮以弗疑庸人之所苟安而期於必濟逵此在前之節
益殫劘上之勤凡納約自牖之間有感激回天之論指
山川於掌上固無聚米之勞吞雲夢於胷中獨抱投鞭

之志憤國蒙恥如身納汙使主上不忘於克復而未可
輕復必將建長策於萬全使天下各志於功名而無事
於虛名相與集大勳於一舉厲丹衷而思奮蹈白刃以
弗渝孤蹇百執之中獨任一人之責用能朞歲浸被九
遷亟長夏官更仍夕拜惟周六卿之任在漢五曹之兵
自非驚代之人豪孰對司戎之上寵昔史氏有建都之
論而吳人從飲水之謠在今揆策以圖全當使有進而
無退稍務經理以須奠居可以作士氣於方張示國人

之所嚮將制挺以撻彊楚殆折箠以鞭赤眉惟公一身濟此大業九州千七百國之盛謀無弗成中書二十四考之榮茲焉可卜其固不專以閣下逢時為深慶而獨竊謂公朝用大之可為醫之未病者雖中醫調適而可瘳已病者必上智救療而後可上方旰食以興念士亦彈冠而樂從然餘子碌碌以因人小才沾沾而自喜天將降於大任人獨仰於明公永言孤蹤久辱眷寵八載朝行之幸六叨除目之恩弗虞滿盈遄負疢疾念自絕

而不誣課此偉功屬我君子恭惟某官藴八元之善懋十亂之功文章莫與之爭能如飛羽號萬人敵言行惟當之為貴益夷惠稱百世師瞭然當世之蓍龜卓爾時人之耳目勲藏明府名簡上心郎闈宗寺之華宣幕熇頭之貴兼判四户典職三銓繼進長於天官遂特封於瑣闥翱翔清禁勸講邇英勞大者其位隆已司樞筦踞博者其用遠復預政機載惟清朝尚虞多事講信修睦雖曰誓為百年可信之期思患豫防宜有不敢一日自

安之志歷觀政弊實蠹治原拱手糜食而士卒習以為常肥已瘠人而將帥殊不知畏每掊軍俸嘗致怨言或給以楮幣而困於虧陌之支或代以敗繒而劣於見金之獲主兵者不一歲而輒易被堅者雖百戰而靡酬穀無半歲之儲糴有横徵之迫要當深戒而痛懲烏可有名而無實至於闢荆襄之壤不如召募而使耕總淮漢之屯孰若選掄而久任事之大者莫過於此推而行之存乎其人肆兹儒死之英來贊籌帷之密得時則駕見

我公爰定斯議諒其得宰輔之位必於其天至於使朝廷之尊咸曰有德時固有待邦其以寧恭惟某官行直方大而全地道之光以智仁勇而兼天下之達蚤以東南之人物獨收鼎甲之科名色正芒寒文蔚以華其國雷聲殷默言出而加乎民方二十年樂於退而弗之求蓋一二公勉其來而莫肯顧儲此碩望揚於薦書身致雲霄於以動凝旒之聽轍環臺殿殆將伴文石之班冠冕細氈之儒衡尺斂板之仕未有四緊之首而不兩地

之歸以此而卜淵衷知公必且大拜爰出綸綍峻登廟
堂顧瞻漢庭是無以易堯者夾輔王室吾其為東周乎
一舉之初衆聽所屬惟聖主以得賢而頌而大臣必事
君以人何世而不生材必有優游於諸野公道豈無任
責定知恢拓於崇朝使卑辱與渫者而升本朝則廣大
樂易者足稱上意顧以愚慮之得首於王前之陳愛國
士而追亡非鄭侯孰計其事選拾遺於左右獨望之實
忠其謀聳觀規橅其在孫子上方登老成之佐臣洪尚

府之柄爰以食前借箸之任膺慰海内望霖之思上意所黙定而今迺見之士類相與言而恨其晚爾聞者胥悦翕然同辭竊以儒者之道純然如穀粟之在人皇王之興未有棄詩書而能治或者未效指為甚迂豈一時人主之弗思實當世士夫之自取漢高祖以腐儒敗事至子房之用則為帝師司馬懿以俗儒為言至孔明之才則稱俊傑故識時務者迺儒之實而謂書生者特儒之名有夫子之德而侵疆歸得仲舒之醇而膠東治使為士

每先於實用則時君何忍於棄才熙朝清明吾道振起
主上韞大有為之志相公負不世出之英相得益彰正
論斯立揭之正鵠示天下所以趨詣曰真儒至聖人而
後定春秋之褒一字仁義之效四馳侈茲無敵之勳是
豈以儒為戲賢者登用斯文重輕多士所以知歸舉國
至於相慶伏惟某官天降大任民方具瞻高明博大足
以隘宇宙而燭萬微氣焰精神足以懾戎蠻而鎮雅俗
方其居下位之日已有致吾君之心頃歲大昕之朝竊

郡刺史安於掊尅之風求之者雖非一端用之者不勝
多務既乏冢宰歲杪之制爰歎魯國年饑之傷姑述其
微以伸是説凡隷科名之額必先經總之全苐知多寡
之數可証於文書豈謂出納之繁見欺於官吏彼有私
取而私予自然不入而不供裒少致多由來者漸始也
漏卮之失利去害興終焉畫餅之譏名存實廢難復宇
文之校籍當思廣漢之發姦今之圭田法存王制職分
勞佚頃有等差固知上意之甚公誰念弊端之已極斛

以百計非有寸壤之可耘數出一時悉以官租而盜請故輸納積無窮之耗量收務必倍之餘歲貢既充羨糧猶富可以求足盡力而為居上者本期以祿而代耕在官者迺有無田而得食順考上古綽著宏規軻書備經界之言開元下括實之令擇斯二者觸類長之苟任長才當得至術天子必得可用之將將軍要多益辦之能毋以庸才倖於一試頃歲瓜州之敗急於圖功曩者宿泗之行沮於吝賞緊咎之執非將而何惟亡祈父之爪

牙難愧楚王之面目縱廟堂議罪誅責僅正於臨時而邊鄙告危委任不移於旋踵豈有既廢而復用必其棄舊而謀新況夫昔日叛上之徒安得一心報國之節見韓信而具禮由乎薦士而來命李靖以談兵將欲量才而授其道可考宜鑒乎茲昔仲尼先足兵之言我藝祖大閱武之法且制衆以少者猶當車之臂以不教而戰者同血指之工令之多虞過乃由此方其杜侵擾之兵出關中之甲往往有涇原單弱之憂及其驅名募之夫

抗敵國之師比比盡神策奔馳之卒人情知可慮也執
事盍亦圖之百人荷戈千夫仰食屬縣受弊公帑以虛
此有唐致敗之由為後世循名之戒粵自敵人之犯塞
即聞邊壘之興師屢閱戰攻豈無亡沒而大將小裨以
苟得者為志則虛籍媒利仍舊數而不渝吁哉軍實之
未明信矣邪計之久匱夏啟賞用命之士真宗録戰死
之孤庸示誠心式勸來者考數載之內所以攻城而略
地則三軍之衆固多碎首以捐軀可無殊恩以恤其後

方且父母餓妻子散紛然為乞人於白晝之間徒然倉廩實府庫充不少慰遊魂於黄壚之下將使忠憤解體智勇灰心儻弗推無虐孤幼之仁吾恐有疾視長上之患事若甚細害實良多夫賞不踰時士則奮力而乃歲月之久靡聞毫髮之頒逮於掊怨有言類沙上偶語之變則又急封媢下同滎陽躡足之時養成犯分之姦寖起要君之態是當勸功欲速誅罪惟明不戒履霜終見圖蔓加之二廣要域羣盜逞姦大者揭刃以屠民小者

椎埋而發冢幸徒黨之已獲奈種族之未殲益州牧多飾治之儒曷致小人之有恐而壁壘無應猝之備孰為壯士之先登宜令執銳之將臣畀以剖符之重寄至於吏道多端而尤雜銓曹無闕之可須待次家庭者何啻五六年調官京畿者亡慮數百輩故祖宗立校藝之格為搢紳澄入仕之源今則不然亦幸而免方公朝僅有可喜之事而諸生即覬無厭之恩躍然皆貢禹之彈冠甚者過元輿之奏疏古道久弊薄俗肆行國家之賦素

功惟整於内而外自平則齊其本而末必舉茍不察此何以禦疆時惟臺臣密贊治體抨彈攝物不為力小謀大之疎議論回天且無位卑言高之罪凡天下微有得失於筆端即與指陳大此休聲屬我君子恭惟某官以道自任得君之專至剛至大而持之以明嘉謀嘉猷而發之以勇顒顒令望為世豪英諤諤不羣有祖風烈好是正直撐乎中庸比陞烏府之崇益邇龍顏之粹箴規所達開納不忘秘殿談經王置諸其左右宸衷邁訓學

樂儀封之請見進童子之難言茲承成命之傳倍積懦衷之喜時不可失倉庚猶効於一鳴人豈無知愚者輒攄於千慮雖微賤弗揣其分諒高明何所不容晉男子三十字之書儻辱京兆以聞之賜長沙傅六太息之策終期文帝盡用之知尚須芝檢之繼頒敢後藤屐之嗣布拳拳之藴喋喋莫殫

賀王樞使啟

恭審樞庭擢使赫然酬帷幄之勳魁杓不移庸以定腹

心之寄國朝鈞文武之二柄右府列長佐之四班厥今
元臣備此隆委道大而用莫既功崇而任則專蔽於淵
衷克相武事竊以主上願治之切甚於賙饑政路選賢
之囏幾於弄印踐阼今十七載置輔殆數十人或疇咨
僅取於臨時莫疇注意則進退弗移於旋踵何以盡忠
故君臣遇合古人難知宜功業寂寥後世滋甚自公枋
用維時道行諫臣已見於事堯夢兆又符於得說環本
兵之任葢三載而始遷隆使範之名今一日而雙拜玫

其坐廟堂之日與夫徧樞筦之班悉踰前後之數公獨
辦聖賢之能事天降大任邦其永寧仰惟某官忠誠道
德之所渟涵節義聲名之所振厲不茹不吐本沈潛而
高明惟危惟幾皆純白而洞達蚤以太上之眷擢居七
人之聯嶤然勲稱布在中外主上韞大有為之志相公
以不世出之英相得益彰遂授以政徧儀二府弼諧一
人惟公志不在位而在生靈忠不務名而務誠實凡所
揆策莫非愛君鎮以靜重而培不拔之基燭之幾微而

聖主得賢之頌肯容往牒之獨專大臣事君以仁咸謂
斯文之有望枝辭雖罄精藴奚宣

賀四川劉制置啟

聽履而上星辰來作坤維之重伏鉞而臨參井聿申巽
命之嚴爰習吉於龜占以正封於麟壐鼎新一面壯觀
羣瞻恭惟某官道博以鎮浮節高而用大尊主庇民之
學允合前猷牧人馭衆之才是皆餘事騎省冠七人之
列龍墀首八座之班定國是於至公奇衮盡屛啟君心

於當道獻納維良少遲三事大夫之聯用壯萬里長城之勢謀中軍之元帥誠莫踰公率西方之諸侯是用建長玉帳初開於月峽金城增重於雪山封疆已熟於經行毋煩三令民吏夙諳於節制今喜再來三陸師律之風清六詔懽聲之雷動何待政成於五月即觀詔入於三台某揚粃在前依光惟切方浮游於航葦幸邂逅於前茅詠思而言予歸自愧魚凫之舊相遇而適我願喜無鴻燕之違攄心欲言更面以布

遠迎四川劉制置啟

伏以蠶國撫封豹旂夾道逖矣西土新建牙秉鉞之雄薰兮南風壯叱馭飛軒之樂惟使旌之至止適歸櫂之言邁迺半塗胥晤之可期盍昔日美談之未有不我先不我後實幸會之匪常則心喜則心降更好言之益締敬憑短牘用迓前驅

賀單尚書致仕得請啟

抗疏漢庭共仰垂車之高節躋班堯閣有榮出綍之溫

言舉盛典之肇新宜士林之爭慕恭惟某官聲名久大德用昭明扈從甘泉獨有貞元之舊蕃宣侯國半於天下之區方曳履於文昌乃掛冠於神武秋官大司冦之職莫能留行奎文直學士之除亶為異數更褒辭之中出與宸畫之下臨身名俱榮始終兩備某適觀異數仰止清風身隔重闗愧賀賓之莫與思馳一室尚他日之相期

賀留同知啟

恭審詔趣閶臣位登樞府昔牧人御衆無踰五十餘州之難今課効疇庸宜在二三執政之列天意素定人心誕孚靖惟今日之顯除亶屬熙朝之盛舉竊以守天下之至險者莫如蜀任當世之重寄者存乎人惟有識有德足以深服乎其心則若兵若民翕然相安於其下韋皋勝敵尚貽蓋侈之譏德裕籌邊猶有終身之恨必使上不怍而下不愧蓋亦知之易而行之難國家繇南渡以來地望以西州為重銅梁玉壘號稱天塹之雄襟山

帶河實賴金城之固然或者紛張於累歲嗟異時前後之數公獨兹名伯西陝之功果慶留侯籌幄之拜竊觀四載視古無人蔽以一言曰誠與敬恭惟某官恢宏而博大忠厚而純明超羣言於絶識之中發聖祕於英辭之表泰山喬嶽儒於道以最高金鐘大鏞仁為器也甚重蚤被當宁之眷亟上甘泉之班登螭陛以掌絲綸繇瑣扉而任喉舌從臣均佚閭寄洊更以德威鎮服之餘弭舊染讙譁之習綱紀一振軍民並安擢從大江之西

予之門不勝僂指每幸書生之氣習夙蒙先達之獎知
玆聽出綸至於折屐情深仰斗嗟旅進之亡繇疾有負
薪顧修辭之獨後尚以江湖之孤跡敢投廊廟之洪鈞
秋暄方深樞庭多暇願精寢飲之衛用慰邇遐之瞻

賀留參政仍兼同知啟

恭審顯膺制綸擢貳台席具在左右方朝夕納誨而命
之無分東西兼文武經邦之大者總此重任維時鉅公
竊以君臣道合之難固將千載而一遇至於聖哲相逢

之易則決大用於片言惟當饋念此樂得其人雖舉國授之猶恨其晚千秋立談之頃旬月遂俟姚崇十事之陳翌日而相使其道同志合而謂不及也則將日遷月拜而尚竊遲之厥今留俟之來首覲宣室之對一見趣兩社之拜昔也則無朞月環二府之班茲焉特盛敬誦除目灼知上心仰惟某官以社稷臣為帝王佐道德文學而入侍賓右漢庭聲名智略以出藩爰倡周牧不憚蜀道之遠往專坤維之雄恃此忠誠寬上憂顧第知敦

厚以鎮俗不務表暴而近名隱然長城固已奠西南之四路我有良翰又將踰前後之數公勤勞五年始終一致是謂天下之難辨誰其能之豈有當世之異材可久外者延和之殿甫對政事之堂已登與其束帶而立於朝孰當大任何必審象而求諸野莫如明公故於滿歲之間亟賛萬機之重兼資者徳裕武宗遂成其功既用如弱翁漢宣將倚為相巍然共二之佐凛乎登三之期隆卜世八百年其永相淳熙之治食封留三萬户益昌

蕃大之宗伏念某所立甚孤其亰則叅得第三十載慨
白首何以報君投閒六七年而黄卷僅容對聖每自笑
屠龍之拙固未忘求蠖之伸竊聽尚書之履聲念疇昔
故願侍相公之衮繡如疏遠何幸當進而論人物之時
復在退而處輿澡之日為之不樂或蒙軫念於向隅之
夫見之恐難未敢辱身於掃門之隸兹聞庭告之號莫
遷席賓之聯

答宏詞科倪判官啟

伏審高第詔賢雄文擢秀華聯三蕚未多丹桂之芳芥拾兩科今見白眉之盛斯文壯矣請論翕然竊惟文富朝華妙覷天巧琳琅垂世獨有仙官之藏簫磬諧音時為清廟之奏固已上窺而下逮自然實大而聲閎摘頷底之髭蚤已稱其易易剖胷中之夢兹益辦於多多殆將脫穎於十九之中何畏焚舟於再三之敵昔陳密之弗䕶選科寧有不利耶以韓子之樂其名人或謂之能也古所難者公兼得之佇須鋒車芝檢之頒即慶木天

米廪之拜某言念先契寅緣下風偶庀職於文闈俾竊觀於筆陣英詞駭目僅逃五色之迷盛世得人共快一斑之覩慶緘不敏謙牘首臨惟知緹襲之藏莫盡瓊瑳之報

答四川李總領啟

拜恩北闕總餉西州萬里去天上每先於憂顧三軍仰食時方急於選掄有如望郎允矣公論伏惟某官以有用之學當可為之時方將屬意於功名政爾假塗於煩

劇入連制閫未勞報政於期年列戍總戎何止論功於足食惟皇華之遣已重在餉事之寄益專厥今民曹接武茲選踵此召命非公而誰某顒叩龍門莫馳馬首忽五雲之下布曾一介之敢當謙則裕如禮云過矣地之相去惟不勝風馬之殊公將來歸庶幾得雲天之託

賀溧陽尉章同年啟

竊以懷貞曜於唐家莫追高致得乎真於相裔遂振斯文豈惟幸寮屬之在茲抑亦見典型之如昔敢裁奏記

難盡報投伏惟某官語有令音文推奇字萃百能於夏
校雖賢士謂不及之奏三策於春官皆先生莫能對者
尚廑瀛步來尉警巡豈以翰墨之工將異溪山之趣哦
薔薇之什嘉前躅之可承對瓦屋之峯思古人而欲賦
有賢如此公論翕然佇聞芝檢之頒即登芸閣之選如
某者嵚崎可笑險阻備嘗偶先訓之是遵亦世科之誤
玷拜恩紆緑獲附名經莅職勾朱復聯王事謹簿書而
待期會己亡補於縣官震風雨而知慚懵政有望於君

子

回發解五人啟

程能秋貢偕計春官咸歆稽古之榮遂見起家之盛伏以解元先輩言皆中律義必據經尊其所聞居務古人之學求為可用弗專舉子之文蔚以詞華來由詔選高山流水世豈乏於知音美玉精金今果稱於定價妙語一出蜚聲四馳某偶幸觀瀾繆當勸駕三冬足用願無憚於膏焚一鳴驚人嗣亟聞於芥拾

回知普州李大著啟

六十部之撫封濫將上指二千石以分治幸託官聯愧告至之末遑荷馳緘之先辱伏惟某官令名四出偉望千能岷蜀騰芳白雲耀西山之秀瀛洲接武青藜輝東壁之光盍晉荷囊尚需剖竹豈特居官而可紀葢將更治以考功坐令閭里之間不覺朝廷之遠故鄉地近已同衣錦之榮飛詔天臨即上鳴鑾之直某驅馳萬里冒昧一來可毋忘文字之交不止問簿書之事惠而好我

正惟同氣之求言以贈人尚賴多聞之益

代人賀魏左史兼中書舍人啓

恭審超登螭陛亟踐綸闈疏報功崇德之恩天子為之親擢總載筆代言之任儒者極於至榮朝廷既尊中外胥賀恭想慶慰竊以檮杌之文則史實先記事之功帝王之制可行尤重贊書之寄若稽於古則執簡而肆筆極言其效則出綍以如綸載惟二者之兼司率本九重之善任利見大人以正也無非清切之聯不有君子其

能乎果慶選掄之中乃知今日之事足為下執之榮恭
惟某官道大而有容德博而不倚六律奏笙鏞之間百
花粲崑閬之英韓柳為時宗工蓋五百年之名世遷向
視古通達貫三萬軸之全書文章覷天巧之深議論爛
日光之照蚤躋膴仕即簡上知星曹薦易於郎闈月寺
丞司於宗牒丕闡立朝之譽益彰致主之勲當國家思
內治之修政外敵伺吾邦而舉聖主未遑他務念并州
宜以勳為先人臣各致其能顧淮陽徒得黯而重爰雍

容於宣幕務參畫於廟謨折衝旣効於精神專對聿勤
於麾指萬里而展屬國大昂昂聳壑之姿片言而讋楚
王笑碌碌因人之輩輕一身於虎口等九死於鴻毛第
知蹇蹇之匪躬迺見多多而益辦共慶單于之啟慕咸
欣唐儉之來歸大對閶天信中朝之第一貴名起日真
國士之無雙致命弗辭論功可後寵符僉議恩出至公
參聯豹尾之班密勿龍顏之粹存隱悔顯微之意有舉
必書追聱牙幽眇之風以宏斯道佇拜芝書之賜即真

又一以漸摩之行六經闡教雖云博士之可尊五等定規尤藉學官之司正眂班聯而若後在掌教以實均是皆根一學之低昂影諸生之立懦要令多士豈曰友之云乎毋使衆言此非子之座也如某者碌碌不足數負負無可言幸當天下有道之時欲慕古人際可之仕而聱牙萬狀落魄半生一官僅襲於世科三仕未叓於選秩慨塵途之蚤涉已分鹽車念舊學之浸荒幾成醬瓿比玷四科之薦墨繼叨兩部之屬員不勝智短之訾深

而以人昔焉起部之趨承已勤薦禰今也成均之聯屬更荷鑄顏某敢不益尊所聞務正諸己思羣居之可樂當學涉之是求重戴憑之席五十餘非敢望也紀何蕃之行踰數事庶幾見之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從官舉充郡守啟

刺史承流宣化特舉二人君子揚善薦賢猥煩一字惟書生不識時務矧良吏能至中興乃及孫人為之三歎竊謂秦設守郡漢置典州有治理效則以侯爵遷得太

守賢可為斯民賀近世名實之相蔽有司資格之不渝如執券之取償於得人而何有才否奚較政事可知宜曠然大變破拘攣而一新必舉爾所知在選擇而取予欲當明詔可非其人某者顏汗可羞骨凡不化慣平生之跡弛拘薄宦於斗升固雖有意於功名竟亦何能於尺寸蠹長安之粟人已笑其守株濫齊國之竽事蓋宜於掉臂一時奮迅肯羨輩流兩歲編摩自安孤冷匹夫不可以奪志仕者有時乎為貧豈緊牢落之姓名偶在

禁華之記録惟大夫之宜去二今時則然若諸侯之所
實三則吾豈敢不求而得於今有光兹益伏遇某官為
時名臣獨念人物見善如不及詎容按劒之至前舉賢
惟其能使處囊之自見天子有詔郡國選才顧在列豈
無雋良何俗士猥先論薦特達至矣古今無之某迹則
甚寒志當益壯下不負所學固非利禄之使然士相期
以心要使歲寒之可託

代人賀范同知啟

恭審顯膺帝命擢貳樞庭絲綸之出信萬方爰貴本兵之任帷幄之籌勝千里聿觀繼武之功朝有正人國以大治共相慶慰竊以北樞垂象接泰階兩兩之光右府聯華峻維石巖巖之望將有折衝之效孰先命世之臣范蠡致越國之強果能刷恥汲黯寢淮南之計豈謂發蒙方清朝載纘於武功而上聖內修於政事咸欣密命來畀時英立邦家太平之基有文武兼施之盛恭惟某官明堂一柱太廟六瑚節義得君子之閑仁信本大人

之德日光玉潔爛然金薤之文章鳳跱龍蹲偉矣氷壺
之人物蚤推大册俯陟鵷科聲華既熟於主知位望徑
躋於禁密輟自甘泉之槖擢分益郡之符人興來暮之
謠士快爭先之覩我有良翰惟申伯而獨尊賢於長城
本李勣之善用果聞報政亟被賜環未容祠館之閒爰
趣昕朝之奏宸衷以懌帝渥惟新列西省之近班冠春
官之清選雖二年留蜀蹔希三接之恩而一日還朝當
拜九遷之命進參宥地入贊廟謨明良既樂於賡歌夙

夜不忘於基命伏念某單微末裔冷落孤蹤一官司理屬之卑三釜及親闈之養勉修志慮知皆擴而充之仰託陶鎔可以無大過矣茲聽明綸之布寔增小已之私披雲霧而覩青天已驚心目震風雷而知厦屋正賴帡幪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王江陰改知饒州謝時相啟

分符偏壘方虞小器之易盈易地名邦敢意殊恩之洊至揆庸虛而曷稱冒寵渥以知歸竊惟師帥之良寔司

民社之寄處外官而甚重簡上意以特深西漢循良本宣帝屢遷之典有唐選任蒞文皇臨遣之恩故耕桑絃誦足以致士民之功而賦調租庸可以裕國家之計雖大小之不一願休養之惟均自非超詣之才曷副東求之意如其者崖枯可棄甕敝莫容荏苒一官雖切簡書之畏驅馳三紀曾何毫髮之勤有此譾才豈復榮望昨偶叨於錫命俾獲玷於承流甫及瓜時方愧一麾之假旋膺芝檢益全五馬之稱初無以小易大之心遽有取

重去輕之得徒有虩蟄之懼敢欣出谷之遷自視固已歉然始望必不如此凡爾桑榆之景盡歸陶冶之私矧是鄱陽介於江左薰陶至化率皆君子之歸迺勉農時不墮小民之業濟濟類菁莪之育穰穰有貨食之餘乃以繆庸獲茲安便茲蓋伏遇某官德熙帝載道格天心立太平之基在闢闔弛張之頃建惟和之政得彌縫輔相之機載登宰府之班每務大臣之義致茲孱瑣亦預選掄某敢不運甓修勞著鞭期進震風雷而知懼正有

而獨處其繁式裨天塹之防兼贊軍屯之給何期五技
使長一同盡歸特達之知蔑有游談之助望不及此得
之歘然兹葢伏遇某官勲列鼎彝祥參奎壁仁義禮智
生於色而根於心道徳忠誠盛於内而貴於外燦經邦
之事業大濟世之規模躬持萬物之衡大布一陶之治
除吏八百不專崔氏之親薦士三千盡用裴公之疏路
慶公忠之闢人無競躁之求至此庸愚亦叨甄録某敢
不力勉末至求為可知治悉本於七條政當期於三異

東塘集卷十八

記

紹興府進士題名記

晉史謂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王羲之晚渡浙江遂有終焉之志顧愷之謂千巖萬壑競秀爭流而一時人物如孫綽李充賀循許詢輩皆以文藝冠世其幼讀史長而從仕謂今會稽實拱行闕仕而有職於東蓋無

難者亦庶幾見所謂以山水名天下與人物風流之盛者乎而宦海萍游迄三十年而志弗遂淳熙十六年春辱乘傳典倉事於是登秦望探禹穴識其委蛇盤礴之觀而得其温厚粹美之氣蓋具鍾靈孕秀雲行川流胚胎醖釀發而為英傑宜有獨盛於斯世者宋朝崇儒右文眡古為重而東南儒風宏懋盛美會稽為最焉杜祁公以道德文章功業行實克相昭陵德在生民勲在史冊足以儀萬世而垂後學如顧公臨典制北門陳公揚

庭執法中司傳公墨卿正位常伯石公景畧皆以文學冠春官夏公噩齊公棠皆以賢良應大科傅公菘卿以文藝魁舍選儒學之秀頡頏上下此非騫翔奮厲之所藴而雄深秀麗之所鍾耶建炎初六飛渡江嘗駐蹕於越而越今爲陪都蓋古三輔也山川之所形見風化之所漸被其儒風士業流聞彰布益以昌大要非餘郡可及王公佐詹公騤相望二十餘年之間皆以大策冠多士石公轍以奏恩被魁選莫公叔光以宏博中兩科而

三歲大比賜第於太常者亡慮十餘人其連取詞科伯仲聯第者又間見層出人物之茂實爲衣冠盛世其亦有以權輿於此哉郡之前進士石朝英陸洋張澤閻辭以告某曰越之山川則有郡之圖志在越之名卿大夫則有國之信史在若無俟於登載者然鄉之宗老則懼晩學之未聞也人寖遠而寖亡事愈久而愈墜其不沒前人之事者幾希朝英等將以郡之進士列名於石且請於府帥閤學尚書王公顧飭工鑱石寘諸郡庠之講

堂於以示勸激之意然非文不傳也敢以請其幸以將指來越而楚實有材又所身見而目識者其何可辭則與之言曰夫讀古人之書肄當世之業豈直以取科級釣爵位以誇榮侈盛於鄉曲哉其致君澤民行道及物實自讀書肄業始漢世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史氏譏之韋氏教子一經志於青紫後世貶焉士之學固有遠者大者今天子龍飛御天適當興賢之歲越之士方將企前慕昔以接踵賢躅而振袂流風者其盡思所以遠者

而民悅之不親則悖不安則慼矣尉而非其人可乎今而曰畀之而吾弗爲嗚呼尉之真可畀也楊君堪奉刺史命假尉於涇邑其胷中渟涵者厚而粹乃肯托諸尉職而爲相親安於民之事以小施所學焉亦賢已哉伐石以紀前人記壁以告來者是重尉也非重文也

池州弄水亭記

淳熙七年四月十日池州弄水亭成郡太守袁某賦詩載酒輯賔佐以落之存古也大江之東池澤上流山川

之融峙險阻之捍扼視古形勢國也而層巖絶壁變態萬狀風月之所盤礴溪浦之所漩洑者昔亦聞于四方矣唐三百年郡刺史多時名公至於騷人雅士游觀登覽觴詠繾綣皆油然意足欲將終身焉所遇足以發其趣也李太白傲睨一世其襟度飄放未易即之而惓惓者何哉秋浦之詩白笥陂之詩愛賞悲歌之念後世誦之意池非人間世也後有即秋浦勝地而亭者取太白秋浦詩飲弄水中月之句而以弄水名焉會昌中刺史

杜牧之爲詩二章其言草木組麗風露光潔山溪幽足
四時異趣亭不勝其景也然歲月既久而陵谷之遂變
古今異時而名實之事舛矣何獨斯亭哉唐至今三百
年亭之實未可復而亭之名其庶幾存乎先是紹興八
年郡將復舊觀而故址在今青溪橋之西南岸壞傾落
莽爲汙池而又佛廬其旁觸目蕪把弗容以故事攷獨
存蓮浦亦彫謝岑寂蓋牧之所謂颭灔翠綃舞者今睹
其細爾僅能因仍簡陋即南城之外沿西牆甫十步臨

南城門而止齊山屛其前九華翼其左清溪頻流不疾不徐蕩漾潺湲迫岸而弗敢進風日凝美波光層接殆鬚眉可燭也西有飛橋其長三十丈因而葺之垂虹倒影又將李孟於松江矣經始於三月五日一錢不取於民而朽梓之工悉計直以授纔四十日而後休邦人亦詫偉特之觀其驟見於此也雖然是足以存古矣夫因亭以立名循名而探理吾不知水之有似於人者乎澄之而不清撓之而不濁吾知人之隘而汙者將汗顔於

此水也源深而流長波靜而光徹吾知人之淺而躁者將汗顏於此水也水何心於人而人不能以遯於水人何預於水而水足以愧乎人太守之登斯亭弄斯水也其必有以鑒此水者乎不然水哉何取於水也故併書之因以爲戒云

惠補之樗室記

惠子補之作環堵之室而名以樗惠子有愛乎樗而自況者也或曰萬物以有用貴而無用者莫如樗萬物以成

材稱而不材者莫如樗是何惠子之愛乎樗也惠子讀書三十年成寐蘧覺油然惟文史之適而山深林密居弗於朝市褎衣博帶竊有志於先生長者之習益又絜其餘力以自放於詩歌嘲感之際章聯句輯意澹辭雅嘗見於鄉里朋友者時足以自寫風味仰而事其上親且六十而其下亦有妻子之累惠子之才於時殆非無所可用者也彼又安能自樂於無用而欲羈駕於擁腫之樗哉余曰物不可使有窮也而物之窮者以有用無

爲名尸用於名則窮無爲謀府用於謀則窮無爲事任用於事則窮無爲知主用於知則窮不然顧豈柤梨橘柚而後窮於剥辱折泄之用哉君子之道務養其大者而他所不暇問簞食瓢飲若落落與人異而三年使有勇者殆表表不少遜夫使回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惠子以性爲根以道爲餘文之以爲枝葉成之以爲華實曲而扶之直偃而使之立風雨之而不折寒暑焉而不傷無用而用莫我窮不材而材莫我累君子之養

其大惠子之愛乎㮹余固知之矣余方宦游怵怵餬其口於四方閭閻百罹殆自可歎以我䀍子所得孰多哉子盡爲我思焉猶及其拱把而封之殖之至於子之㮹而後可也

池州清淨寮記

天下本無事智者過之而察愚者不及而惑不察不惑而天下之事定矣余吏州縣十五年葢嘗投諸膠擾之地靜而觀其變焉已逦繁者可一而棼者可擢何哉於

其理弗於其事也今州縣無壯民有黠吏無拙政有能稱無瘠肥人之心有以隣爲壑之意天下之事始紛紛於此矣而豈獨一州縣哉余來爲池州池民富不能以彊地不足以廣而貧者嗇耕者瘠殆衣食怵怵弗皇暇其眡官府亦瑟縮無敢肆而見謂嚚訟者猶能以理格是不可以無事治耶夫投尺寸紙側立墀下太守操筆疾書民得其説即去郡責期以竟守既自責又以責爲令者是非白而民退聽矣顧一落吏手即其説支而難

窮余不敢爲也而比歲郡國病弗給者殆什七池如小
民家雖居處服食若不足以振耀而父兄子弟猶能相
期於一飽若太守者亦安用求餘也嗟乎果不可以無
事治耶余既知池之民而民亦知余之心上作而下應
此定而彼佚天下本無事也昔者曹參治齊蓋公爲言
治道貴清淨所以基無事也一水之澄而須眉可燭萬
籟既息而天機自見清淨之效如此而何以多事爲哉
因書其說而葺郡治之東室名之曰清淨寮繼此其必

村而告方丈隨侃曰歲九月十日其爲我設冥陽供齋無碍僧以薦先室趙氏救護幽途使大無畏隨侃歡喜懺禮對佛作證而囑湖之寓客袁某爲之記曰佛流中華歲千二百教孚東南盛於二浙湖在吳右叢林蔽崗維今道場開山自唐精藍千楹毳納萬指朝餐夕粥斗儲勺累歲弗遑贍緇流興嗟云何一飽立茲僧伽爾時祖師循方乞食豈無衆生捨貪施得住山隨侃說無上緣堂殿有供郊垌有田誰曰旨哉實善知識諸方影附

檀施雲集倉人陳氏發菩提心市田百畒捐百萬金一念熏修無漏善故薦我室靈出纒離苦我聞圓覺譬如苗增言念此田助具幽冥又聞楞嚴蒸石成飯言念此田成彼善願稽首大衆十鉢一盂趺坐飽食當讃幽塗稽首佛慈已滅生滅鑒茲福田願破迷惑維山蒼蒼維田穰穰我爲斯文式慰爾亡

序

擇善易解序

易之爲書與天地準更三聖而後備學之者可以無過焉閎衍微深藴奥難見非博學君子明陰陽變化之用者焉能探其妙旨哉昔王通講道河汾推明六經之旨自謂吾之賛易述而不論嗚呼通尚然也弗如者其曰能乎然考古驗今釋其言而解其義者亦云富矣京房丁寛梁丘費直之輩皆博通易道傑然穎出於西都不幸其文逸亡其後王弼孔穎達又相繼而顯焉列於今而不泯曁於我宋以右文興治教化茂行二百五六十

意雜然不可考後之學者自是無所據矣且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此訟卦九四爻言也輔嗣孔氏釋之曰訟既不勝若能反從本理渝變往前爭訟之命即得安居貞吉此一說也若東坡則釋之曰九四所當得者初六而已近於三而强求之故亦不克訟然而有初之應即而就其命之所當得者自改而安其政則不失其有此二說不同也至於伊川則釋之曰四以剛陽而居健體無與爲敵則訟無由而興故不克訟夫以剛健而不中所

以好訟若義不克訟反就正理變而安貞則吉此三說不同也至若耿氏則釋之曰九四不克訟以剛訟柔其義不克而復即九五聽者之命變而安則吉此四說不同也夫一爻之間不踰數句而其意亦不過一而已諸儒釋之各立異見若圓冠方屨之不侔聖人作之之意果安在哉由此觀之則餘解之相異可不言而喻矣予嘗求諸儒訓釋之文以尋奧義見其彼此角立議論糾紛不歸於一汩於胸中因釋其當於理明於道優於諸

解者萃聚其説為一帙庶可論歸於一而予亦得以一其心也否則將信彼歟將信此歟異時之不一其害豈小哉雖然予學不逮人則焉能見衆説是與否也然嘗受教親庭矣故於此不自畀遜而掇取其當者以集之想後之君子得是書以觀之則知予集之之際不妄亂也若夫春秋一經聖人褒善貶惡之書也左氏自為傳而公羊穀梁又各為傳後世學者方之六經並行也唐盧仝以學高世刻意春秋乃束三傳獨抱遺經豈非厭

傳注之說穿鑿不根有激而云哉夫盧仝盡棄三傳獨以經爲宗予求以明經而不敢盡廢其解予之學誠下於仝一等矣然漢劉歆謂學者信口說而背傳說是末師而非往古蓋自秦火以來殘編斷簡幸有存者傳說之功也或者必欲盡廢之而獨探微言則朽折之餘蓋亦難矣況支離異同之患有甚於朽折乎則是書也其罪我乎其知我乎必有論定者矣不然儒者以六經爲法乃累世不能通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理則太史公即

有甚憂者孔子嘗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予於是書目曰擇善易解云

成都文類序

天地之祕藏發而爲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驗而爲文章華藻二者相爲頡頏而光明者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絢道德掞天庭潤金石諧韶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

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絶景僊游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畧覩矣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使無傳馬斯文泯矣然則由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爰屬僚士摭方策裒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眩耀其以

益而聞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以下迄於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爲十一目釐爲五十卷益之文滋備矣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沅湘由巴蜀畧邛筰如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雪錦如杜少陵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荊楚棲遅山水間如田游巖者乎儻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擎斯文焉則知清寧闔闢至大至廣之内而有所謂蜀蜀六十州亘五千里之内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内而有所謂文者

其不在此書乎是書也而有傳焉庶幾乎無負於益慶元五年二月望日

成都志序

成都蜀大都會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如周大司徒職方氏所掌宜有方志以詔後來異時郡侯亦各登載唐白敏中始爲成都記五卷本朝趙清獻公爲成都古今記三十卷相望今數百年陵谷之變已不同而物與時偕湮廢增益又未已也後有續記者而會

萃後先各立程度互見重出所聞異同殆凡數書矣學者不復一見而盡或者病焉某來守踰年暇日賔客有曰今天下郡國悉有志顧以蜀大都會而獨弗備誠缺文哉乃命幕僚摭拾編次胚胎手白趙之記而枝葉於續記之書剔繁攷實訂其不合而附益其所未備臚分彙輯稽倣古志凡山川地域生齒貢賦古今人物上下千百載間其因革廢興皆聚此書矣雖然竊於此有感焉是邦也昔也風土之阜繁民生之富庶考之志可見

已今閭閻無巨室田野無饒民商者多乏絶耕者半轉徙公不能以裕私下不足以供上熬熬然銷膏以火而不自知也可乎哉聖明在上顧憂西南日議所以寛民輸蠲估賦培植其元氣而鍼砭其膏肓是志也又將以寛大之詔什一之制而大書特書焉則有俟乎後之作者慶元己未孟秋望日

白雲先生集序

某頃守臨安老兵宿吏猶能記其父祖時事則指凡官

府曰此紹興初季待制所建置者某旋貳地官因閱故牘則又見減免下戶役錢之法則曰此季待制建議也某晚學而企瞻前修顧何幸乃獲踵英躅於六十載之後今又再拜三復先生之文是將以仕學使學者咸有取則焉造物之惠某者亦悉矣故嘗論士大夫之學非欲以誇辭藻釣名譽干祿爵取富貴以自華其身必取於有用也汲黯用於直蕭望之用於傅魏徵用於諫劉蕡用於對此真士大夫之學也先生受髙廟深知既從

於今所謂執鞭欣慕者何可一二數嗚呼是真有可信者矣余慮屋壁將壓何以傳遠迺更繪以繒而冊藏之隷於司府帑者雖然予將解組而去圖寫正未能就而一時毀譽亦不能免譽生於愛毀生於怨譽固益美而毀亦余藥石也余烏得而盡知之哉他人烏得而遽信之哉數十百年又當有真毀者出焉因記冊首庸以自警且告來者

送趙運使赴召序

某聞自昔人有贈言之說而後世君子於論交之間凡道義之契苟有行焉皆得以言贈蓋其情親氣合不得已於此而寓其繾綣不忘之意是道也禮不足而情有餘施之等輩則爲勸行之先生長者則爲薄是故不可以不審某曰不然文所以宣意而意所以達理耳使文道其意意適其理而無失乎贈言之意則又何禮之拘今都運寶文檢正郎中被天子詔將歸京師與四海赤子興大福利夫豈徒然耶於先生之行也誦古今道盛

德蓋不知幾何人而某也介乎其間獨不欲以亡益之辭而塞贈言之責其果何説哉人之言曰先生文章言論貫穿今昔咀華涉源盡得前人道學之要蓋異乎析章句而工文字是知乎先生之學也於贈焉其何知又曰先生義根於心道形於色行不爲隨志不務合蓋在昔道義之士不爲他奇以求異者是知乎先生之行也於贈也亦何知則又曰先生持使者節宰江城朞年矣長善救失靡所不至而收録成就必自其孤遠者先之

至於勢迫而權取者舉瑟縮不與是知乎先生之公也於贈焉亦何知夫是三者於贈之意不足而切切然以稱咏爲美先生何樂乎此哉然則某將何以告蓋又聞之古之聖人立天下之事在乎審而審之道以謀始爲最始之弗審後將難收越之人有將之楚者必深推其故而後發以謂楚之果有利於我也吾然後行不然適乎楚而事乃戾焉吾故甘於還越也果能安於楚之害而拱受乎是故越之人必求其百全之利而後動謀之

詳計之熟則可一去而不復阻推而至於朝廷之上而有類乎是者則亦烏可遽爲之説哉孟子曰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孟施舍猶持此以固其勇不此之慮而決於未必然之策而謂之能行也可乎先生將不辰浹侍清閒之燕歷天下事而敢言之先生必無憚此也贈言之勸以忠而不諛其也門下士不敢不告

送元直歸毗陵序

甲申年余過常之湖洑居而張子正適在焉子正於余

并家而又同所寓意可朝夕見也然月率一見竟數語即去願徵逐詡不可得余怪而訊諸鄰其鄰曰是公却掃閉門課諸子誦書暮則父子共燈火夜漏過分矻矻不肯罷他事弗遑恤也而又奚顧賓客哉余愧且太息知其子必已奮迅傑立是足為子弟瑞者後數月見子正令子元直與其季踉蹡出揖眉宇炯炯然猶丱角有小兒態至問讀書事二子皆交口誦念如聞老師宿儒語者余益知古人摘領髭事要必在二子居亡何子正浮

家旁郡余亦急急西上蓋今八年矣癸巳秋遂見元直於博士梁君家且曰僕以易一經求正於大學博士日課大義一小義二題意三四又道易中旨意皆歷歷中程度似不專作舉子計者又出所自爲義一帙筆力縱肆左右馳騁不類後生語余瞿然益奇之知其真有志者也自是稍有暇必過元直元直亦過遇晚休過飜書相上下語移時往往不及俗事如是亦兩閱月元直今將去是而歸毗陵因袖所知鄉先生序文一卷來曰願君

亦有識也余曰善學者以其所志也學而遡其所未學則志意廣而大有功如川之方至也混混乎晝夜之不舍也源源乎中國之經營也不然吾見其盈科也而防之吾見其敗頹也而注之則泄泄乎日放而不留也沴沴乎日耗而將窮也夫惟志愈厲而日進業愈進而日精功愈崇而日新不見其停不聞其盈焉乎无直其有樂乎此也耶其無樂乎此也耶

東塘集卷十八